

统计研究

第 9 辑

中国统计出版社

统计研究

第 9 辑

中国统计学会《统计研究》编辑部 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统计研究

第 9 辑

中国统计学会《统计研究》编辑部 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家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插页 18万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4006·032 定价：0.85元

目 录

学习列宁论统计的几个要点	李 谳	(1)
浅谈毛泽东同志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及其		
与社会经济统计的关系	谢中枢	(17)
加强统计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	林 青	(29)
试论工业经济效益的统计指标体系	赵华荃	(37)
关于经济效果综合指标的几点看法	丛培华	(51)
运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预测铁路运量	周世璋	(62)
市场预测模型的多次选择方法及其应用	龚苏般	(76)
抽样技术在社会车辆调查中的应用	林渭溪	(96)
自相关与自回归预测	郑德如	(106)
部分全面调查和部分抽样调查相结合的		
目录抽样法	余澄扬	(121)
略论社会最终产品	毛邦基	(135)
关于苏联的定额净产值指标	吕亿环	(155)
对队办工业应纳入工业统计范围的一点看		
法	裴文华	(166)
编制实物型投入产出表的 UV 表法	周逸江	(177)
苏联国家统计自动化系统简介	李正男	(186)
关于编制消费者物价指数问题	潘玉璞	(197)
中国统计史略(三)	刘叔鹤	(214)

学习列宁论统计的几个要点

李 谱

列宁非常重视统计。他在许多著作里，广泛地利用统计资料，作为研究问题的可靠根据，作为批判论敌的有力武器。

列宁重视统计，是因为他认为，“一般的社会统计，特别是经济统计，最近二三十年来作出了巨大的成绩。有许多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现代国家的经济制度和这种制度的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过去是根据一般的估计和大致的材料加以解决的，现在如果不根据按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全国情况的浩繁材料，就无法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尤其是争论最多的农业经济问题，更加要求根据精确的和大量的材料作出回答”。^①所以列宁在研究问题时，常常是细心研究了大量的统计资料，然后再作结论的。他说：“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承受叙述枯燥无味的责难，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统计资料的研究”。^②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8页。

列宁重视统计，是为了根据统计资料的分析研究来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他曾多次尖锐批评那些脱离实际，把统计数字和政治经济关系的联系割裂开来的统计资料为“玩弄数字”、“数字游戏”、“科学废物”。列宁在批评德国统计学家对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研究时，不把大批无产者“业主”和经营畜牧业的大农户区分开来，“却宁愿在长达数百页的篇幅上堆满大量数字，来按土地数量把不到半公顷土地的这类所有者分为 5 类更小的农户！”

“社会认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的社会经济统计，这样就变成了一种畸形的东西，变成了为统计而统计，变成了儿戏”。①十月革命后，列宁对苏联的统计工作明确地指示：“必须使中央统计局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分析机关，而不是‘学院式的’分析机关”。“统计工作者应当成为我们的实际助手，而不是烦琐议论文者”。②

可见列宁之所以重视统计，是因为正确的统计资料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应该以这些确凿的事实为可靠的基础的。

二

列宁认为，研究问题应该抓住最主要的本质内容，用统计数字给研究对象勾划出一幅图画；不要玩弄数字，把问题的实质，特别是阶级内容，淹没在一系列数目字的背后。

①《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1页。

②《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6页。

列宁批评有人在估计农户分化的结果时把最主要的东西遗漏了。他指出：在一系列数字之后，忽略农户的社会经济类型（大业主——资产者、中等小业主、半无产者、无产者）这就完全抹煞了资料中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内容，即把阶级斗争淹没在一系列的数字中去。列宁在研究俄国土地占有情况时，整理了欧俄50省共有土地28,000万俄亩的统计资料，结果得出一幅全部土地的分配图表。根据这幅统计图表，列宁说：“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溺于一些细枝末节，淹没了事情的实质。但是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这些细枝末节，而是整个过程的阶级内容。我的这幅图画就揭示了这一内容，表明在俄国革命中斗争是为了什么。3万个地主（主要是贵族和皇室管理处）占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个基本事实应该同另一个事实作一番对照，即1,050万个农户和最小的私有者只占有7,500万俄亩土地。”^①

怎样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内容，运用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呢？关键在于竭力寻求具有政治经济意义、最直接的标志来准确地说明问题。形式标志只能描述经济的外貌，直接的标志才能揭示经济的内幕。列宁认为：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可靠最直接的标志。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结合，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进步独特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对于一个商业性畜牧业发达的国家，要判断其农民经营规模的大小，主要的是关于畜牧业的资料，而不是土地面积的资料。土地的数量有时只能间接地证明农户的规模；农户的产值能够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证明农户的规模。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3页。

关于肥料费、农具价值和机器价值的统计资料是说明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最准确的数字，等等。

要找到最直接的标志来准确地说明问题，需要靠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为了正确地运用统计资料来研究在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必须首先弄清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不同形式：对于粗放经营的形式，可以按照农户耕地面积的扩大来研究；对于集约经营的形式，就必须根据牲畜、机器、改良种子和改良工作方法等方式投入单位耕地面积上的资本的增长来研究，而不能千篇一律地只按照耕地数量多少来研究。列宁提出，在《资本论》这部著作中“指出了土地占有制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封建的，民族的，村社的（我们再加上原始占领的），国家的等等，它们都是资本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碰到的形式。资本使这些形式服从于自己，而且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它们。正是为了了解和估计这个过程，并且用统计数字来表现这个过程，就必须善于根据这个过程的不同形式而改变问题的提法和研究的方法。……资本主义在所有这些条件下发展和胜利的过程是一样的，但是形式各不相同。要了解这个过程，准确地研究这个过程，就不能老是千篇一律地、市侩式地空谈什么‘劳动’农业，或者是用老一套的办法，只把土地数量拿来比较。”^①列宁正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理论来进行农业统计资料的研究的。

三

列宁特别重视分组法在统计资料分析中的应用，强调分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页。

组标志的正确选择。运用平均指标要与科学分组结合起来，反对平均数的滥用。

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多样性，运用统计资料分析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被研究现象的同质性和不同的经济类型问题。否则根据不同质现象或混淆经济类型所计算出来的指标来研究问题，就会得出歪曲事实真相的错误结论。列宁批判俄国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的弱点在于，搜集了极丰富的有价值的统计资料，由于整理得不能令人满意，“只见一大堆数字，不见各种现象的经济类型”，这样的资料“对于了解俄国经济几乎是毫无用处的”。①列宁强调编制合理的分组表与复合表，并且主张把几种分类方法结合起来运用，以便全面地把被研究现象的特征充分表现出来，避免单用一种分类方法可能产生的片面性。为了把地方自治局统计中各地方按不同分类方法所编制的统计资料，整理到一个统计表里，并且归纳为富裕农户、中等农户和贫困农户三大类来分析各组农户数、耕地面积和牲畜头数所占的百分数，列宁创造性地运用了“再分组法”。对于这种方法，列宁说：“显然，我们用这种方法打散各类农户，丝毫也没有改变农民上下阶层之间的实际关系。这样打散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第一，我们使用这种分类法得到的是带有鲜明标志的三大类，而不是4—5—6—7各种类别；第二，只有使用这种分类法，才能把条件极为悬殊的不同地区的农民分化资料加以比较”。②

为了做到科学分组，分组标志选择得正确与否起着决定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1—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4页。

性的作用。列宁认为对于农民经济情况进行分类研究，以耕地面积为分组标志比按农户份地面积分组要正确得多，因为耕地面积是表示农民富裕程度的最根本的标志；而份地数量不能直接说明农户的殷实程度，它对农户的殷实程度只有间接的依存关系。^①而且要根据农业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和形式来正确地选择分组标志。对于集约经营的农业经济形式来说，“如果根据土地面积来判断农户规模，结论是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农业的集约程度在下降；如果根据农户产值来判断农户规模，结论是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农业的集约程度在提高”。^②对于同一个材料，由于分类方法不同，竟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哪一个结论正确呢？“因为土地的数量只能间接地证明农户的规模，而且农业集约化进行得愈广泛，愈迅速，这种‘证明’就愈不可靠。只有农户的产值能够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证明农户的规模，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证明”。^③“按照产值分类的方法把土地数量虽不同而生产规模真正相同的农户归并到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小块土地上进行高度集约经营的农户就同在大块土地上进行比较粗放的经营的农户列入了一类。这两种农户无论就生产规模来说，或者就使用雇佣劳动的数量来说，都是真正的大农户”。^④可见统计资料的分组问题，决不是一个“十分狭隘的技术问题”，它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正确选择分组标志，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①参阅《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页。

^{②、③、④}《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59页。

统计分组和平均指标的运用二者之间，也有密切联系。列宁特别反对平均数的滥用，尖锐批评笼统的总的平均数字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例如，在整理关于手工业者的收入调查资料时，把单干手工业者与大作坊主不加区分地混合在一起而求出来的总平均数是完全荒谬的。这样计算出来的平均数字“丝毫不能说明实际情况，抹煞了最根本的差别，并将种类不同、成分各异的东西描述为同类的东西”。^①又如有一些人在讲到“农民”时喜欢搬用“平均”数字，富裕户（占农户总数的1/14）占有的耕地同贫苦农户与中等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5.3%）所共同占有的耕地相等！而按总平均数计算，每户占有的耕地却是一样的（15.9俄亩）。这种平均数完全是虚构的，“只造成一种认为一般生活是富裕的错觉”。^②

根据正确选择的分组标志进行分组，并计算组平均数（不只是计算总平均数）来研究问题，就能更深入地看到问题的实质。列宁批判克利文柯和舍尔比纳一样，对于24户典型农民的收支表资料，按照法律地位把24户农民分为“前国家农民”和“前地主农民”，只根据平均数来看，认为前者比后者富裕，而忽略了这两类农民内部的差别比这两类农户彼此间的差别要大得多。列宁把这24户农民收支表资料按经济标准——殷实程度分为三类：甲、富裕农民—6户；乙、中等农民—11户，丙、贫苦农民—7户，并分别计算各组农户的平均数，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从收入看：前国家农民每户收入与前地主农民每户收入的差别，大约为3：2；而按列

①参阅《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8—357页。

②《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4页。

宁计算的富裕户收入与贫苦户收入的差别，则大约为10：2。可见分组标志不正确，只搬弄那些把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平均数字，把“农民”的分化掩盖到何种程度了！①

四

列宁认为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必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不要随便挑取个别事实，玩弄实例。

研究问题，必须以事实为基础，根据历史观点，进行具体分析。这就“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而要使搜集来的事实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②

为什么必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呢？这是因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

①参阅《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8—200页。

②《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280页。

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由于社会经济现象错综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些实际例子或个别资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甚至是相反的观点。所以列宁在研究问题时，总是从整体中抽取事实，根据全部资料的分析来下结论。

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对于军马调查的材料（统计资料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102页统计表）曾经说明：“那些根据片断的统计材料来判断农民分化问题的人往往忽视了这种情况。譬如，有人认为关于马匹分配的个别材料可以多少说明农民分化问题，那是可笑的。这种分配情况如果不同有关农民经济的全部材料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了这些材料，弄清楚了各类农户在租地和出租地、改良农具和肥料、外水和购买地、雇佣工人和牲畜头数等等的分配方面的共同点，如果我们证明现象的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相互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真正揭示出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经济类型已经形成，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这一切，而且只有在已经弄清楚的限度内，我们才可以使用象关于马匹分配的个别材料来说明上面所说的一切。相反地，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富裕户在某个时期马匹减少的某个事例，并且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对农村资产阶级同其他各类农户的对比关系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那就荒谬透顶了。”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引用个别材料来说明问题时，必须把个别材料和全部材料联系起来，首先弄清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后才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280页。

②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3—104页。

可以使用个别材料来说明所研究的问题。否则随意挑取事实，根据片断的个别材料做出一般性的结论，那一定会是荒谬可笑的。

那么又怎样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并运用统计数字把所研究的问题描绘出来呢？

列宁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目的是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同时要批判民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列宁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进行研究的呢？他认为“只举出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事实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些事实是任意挑选出来的，而把反面的事实省略了。……要阐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问题，指出社会经济一切部门中所发生的这个过程的各个方面的联系和相应依存的关系是绝对必要的”。①列宁对于这个问题的整个研究计划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研究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的几个基本原理，做为以后研究各方面问题的理论基础。然后开始研究改革后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在这方面分别研究了农民分化、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三方面的资料。接着研究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和阶段，在这方面又分别研究了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三方面的资料，最后指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上述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并把这一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统计资料加以分析总结，作出俄国国内市场的形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成的结构。

列宁对于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总的结论和某一方面的结论，都是根据事实的总和（不是随便挑取个别事实）而得出来的。例如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时说：“为了要确切地了解‘劳动组合基础’如何在实际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单单引证从这里或那里摘录下来的例子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引用某一地区的全面调查资料，考察哪些协作形式比较普遍以及它们的意义。……上面所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协作的作用的结论，并不是根据个别的例子，而是根据不同地方几十种不同的手工业的按户调查的确切资料。”^①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的总结论，那是总结了在俄国农业中和工业中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统计资料，并说明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相互关系之后而得出来的。这样，就从各个方面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此可见，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作的结论，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根据，以有关研究问题的事实全部总和为基础，从客观实际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统计资料，加以科学的分析与综合，从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之中而得出来的。所以是具有无比说服力的结论。

五

列宁非常重视数量分析，但不是机械地只看数字大小，而是把统计数字和它所反映的内容联系起来，并注意到量变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0页。

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运用统计资料研究问题，离不开数量分析。列宁非常重视对统计数字的分析，同时又不是机械地只看表面的数量，而是把统计数字和它所反映的内容紧密地联系一起来研究问题。列宁说：“有人说‘数字能证明一切’！但是必须分析，数字所证明的究竟是什么。数字只是证明它直接表明的东西。”①列宁在研究德国的农业经济问题时，详细地研究了有关耕畜的统计资料。针对畜牧业明显的改进而牲畜总头数却在减少的情形，列宁指出：“根据笼统的统计，牲畜头数的减少只能表明畜牧业的衰落。其实是牲畜的质量提高了。”“畜牧业的资本主义进步不单是，甚至主要地不是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而是表现在质量的提高，表现在以优代劣和增加饲料等方面。”②列宁在分析为创办工人阶级报纸的捐款时，特别指出应该紧密联系捐款者的成份来看问题，不能机械地单纯地只看捐款的总数。他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捐款的总额，而是捐款者的成份。”“从工人本身的创举和毅力的观点来看，比方说，30个工人团体所捐献的100卢布要比几十个‘同情者’所捐献的1000卢布重要得多。依靠工厂工人的小小团体筹集的许多5个戈比的铜板所创办的报纸，比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同情者捐献的几十个和几百个卢布所创办的报纸要扎实巩固和庄重许多倍，这不论是从财政观点来看，或更重要的从工人民主派的发展来看，都是这样。”③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0—171页。

③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9页。

在看待多数、少数问题上，也是这样。列宁在回答苏瓦林认为人数很少，活动就不会有结果的说法时，曾经引用卡·李卜克内西和奥·吕勒为例，他说：“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他们的活动对无产阶级却有伟大的意义。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〇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〇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①

列宁在运用统计资料分析问题时，还特别注意到事物的量和质的辩证关系，透过事物的量的变化看到事物的质的变化，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更好地区分事物，准确地抓住事物的本质。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垄断阶段的时候，首先从生产集中的发展程度上看到垄断的形成。他根据德国的统计资料，看出：几万个巨大企业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一无所有。他分析了美国的统计资料，认为生产集中发展到相当程度，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直接走向垄断。再从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的程度来看，根据各种银行在存款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看出大银行当中仅仅九个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通过柏林六个大银行所有机构、英国的“银行网”和法国银行业务的发展情况等统计资料，清楚地表明了正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营业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许多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由无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2页。